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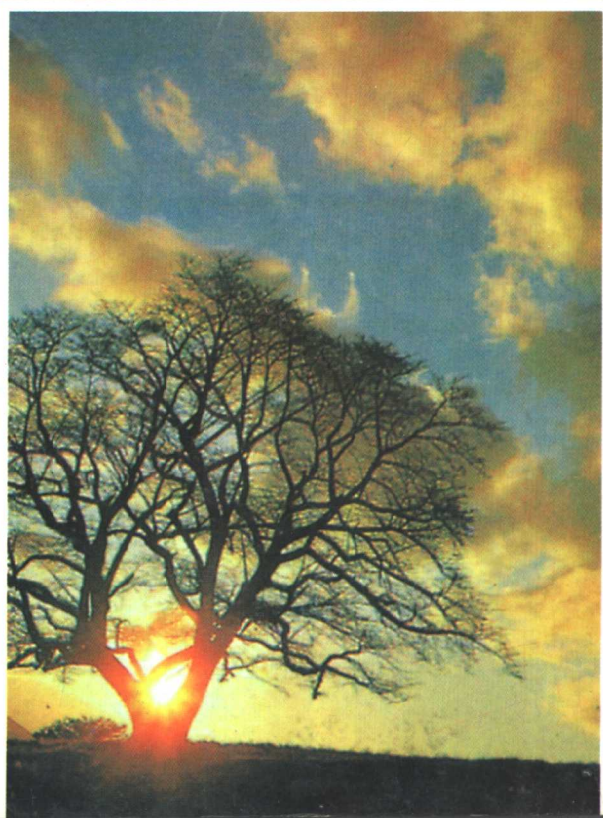
SONG JU FENG ZHU

苦 土

KU

TU

宋聚丰 著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宋聚丰 著

SONG JU FENG ZHU

苦土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苦 土
宋聚丰 著

责任编辑：张根树 装帧设计：李文章
美术编辑：李文章 责任校对：李桂香 贾伟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）

印 刷：河北新华印刷一厂（保定市省印路 19 号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8.375 印张 460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 定价：20.00 元

ISBN 7-80611-534-x/I·522

第

一

章

1

段保兴头一次跳运河，两眼一合寻短见，是他二十二岁那年的中秋节夜晚。事情过后多少年，林素格和康大荣姑嫂俩还念叨，说那天在邱林镇村边路口碰见段保兴，就瞅出他举止蹊跷，神色不对头，只后悔当时没有追上去拦住，打破砂锅问他个子丑寅卯。

那年中秋节，是康大荣的父亲五周年忌日，她到乡供销社买上坟的东西。

傍晚午时分，天空又高又蓝，没有一丝云彩，日光毫无遮拦，亮得耀眼。邱林镇村东集市上，乡供销社贴出红绿招牌，销售中秋月饼和各种水果礼品。还有几摊炸麻糖、卖气球、吹糖人、拉洋片的，唱着叫着，招揽顾客。人头乱动，声音嘈杂，尘埃飞扬的空气里，弥漫着汗臭、油香混杂在一起的怪味儿。

康大荣先在日杂摊上，买了几封烧纸用的黄纸，又到副食摊前，称了二斤月饼做供品。月饼包好了，翻遍红粗布褂儿衣兜，却

凑不够钱和粮票，她那黑红而秀气的面孔，立时羞得和衣褂成了一样颜色。正要退掉月饼时，旁边伸出一只纤秀好看的白手，热情地替她把钱和粮票交给了售货员。康大荣回头一看，是个二十多岁的苗条女子，身穿素花的确凉衬衣，两条黑油油长辫用花手绢束在一起，就像株亭亭玉立的玉兰树，推辆塑料布缠绕的自行车，笑盈盈站在她的身后。

“素格姐，是你啊。这、这怎么好……”

“快拿上吧。”林素格把月饼塞到康大荣手里，“大荣，我刚到你们家去了一趟。你哥干啥去了？”“你找我哥呀，我领你去！”康大荣欢喜地笑道。她不再推让，爽快地接了月饼。

两人边说话儿边向村外走。集市边有个拉洋片的，画橱前围了群闹哄哄的小孩儿。好似羊群里闯进一头骆驼，一个白白胖胖的小伙儿，手拿一串冰糖葫芦，也和小孩儿们争着看洋片。拉洋片的精瘦老汉手脚并用，敲鼓拍铙，拉着长腔唱道：

嗨，往里瞧啊往里看，
长安城楼在里边。
城楼上面一杆旗，
一杆旗下一营兵。
大旗不动兵不动，
大旗一动就乱了营啊……

白胖小伙儿看得津津有味，手舞足蹈。“看，邱恩哥在那儿。”康大荣扯扯林素格衣襟，想上前打个招呼。林素格扭扭脸道：“别理他——”话没落地，那小伙儿就瞧见她们，立刻咋咋呼呼地跑过来，一把拉住林素格的自行车把：“素格，大荣，看洋片吧，我请客！”林素格耸耸鼻梁，揶揄地笑道：“我道是谁呢，原来是邱

恩啊。你自己看吧，我们可不愿和小孩儿在一块挤。”康大荣见邱恩那衣袖高挽的手腕，亮着块光闪闪的手表，认真地问：“邱恩哥，几点点了？”邱恩装模作样地看看手表，又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，吭吭哧哧地说：“十，十来点吧……”林素格向康大荣笑道：“他戴他爹这破表，根本不走字。”邱恩讪讪地说：“这表，是他妈的好停。素格，不是我吹，我老爹已经联系好，要我到县城当干部。一上班，我就让老头儿给买个高级表。你信不信？”林素格连忙说：“我信，我信。”邱恩嘻嘻笑道：“我一定要他给你也买一块。”“废话，你们和我有啥相干！”林素格对这带有挑逗意味的话，显然非常反感，拂然变色，推车就走。邱恩死气白赖，抓住林素格握着自行车把的手不肯松开。“你们到哪儿，是去康家庄找康伟光吧？我也一道去。”林素格拨开邱恩的手，冷冷嘲笑道：“我们要到县城女澡塘洗澡，你也一道去吗？”邱恩张张嘴，答不上话来。他眼巴巴望着离去的林素格背影，恋恋不舍，费力地咽了口唾沫。

就在这时候，林素格和康大荣瞧见了段保兴。

一辆飞满尘土的破旧长途老爷车，咣里咣当喘着粗气停在村头站牌下。一个面孔白净、身材颀长的青年，身穿旧得发白的学生蓝制服，坐在客车后排低着头发呆。有几个旅客下了车，女乘务员招呼道：“还有人下车没有？没人走了！”这位青年才好像突然惊醒，慌忙说：“我……我下车！”他连忙背起一小卷铺盖，拎起一个装有脸盆等用具的网兜，磕磕绊绊走下客车。“票，我看看你的车票！”女乘务员追下车来。青年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学校的饭票递去。乘务员严厉地说：“车票！”青年在衣兜裤兜，上下乱翻，有点茫然失措，嘟囔着：“车票，车票……”车门口一个旅客说：“你那只手里，不是车票吗？”青年这才发现，车票一直攥在自己提网兜的手里。“神经病！”女乘务员小声骂了一句。

几个赶集的村民，看到这情景，交头接耳议论道：

“这不是咱们邱林镇乡，段家庄那个段保兴吗？”

“段保兴，就是那个考上华北工业大学的段保兴吗？听说他们全班就考上他一个，把他爷爷高兴坏了。他回来干啥？”

“八月十五，回来和爷爷团圆团圆呗。”

“啧啧，还是念书人有出息，明事理！”

.....

段保兴神色木然，置若罔闻，默默地向前走去。

康大荣抓住林素格自行车的后座，正要向上坐，忽然看见路口那踽踽而行的瘦长身影。她惊喜地捅捅林素格：“素格姐，你看，是保兴哥！”林素格顺着她的手指望去，“啊，真的是他。”慌忙跳下自行车。

“保兴！”

“保兴哥！”

两个姑娘穿过在村口购买节日物品的人群，高兴地向公路上追去。奇怪的是，段保兴怔了一怔，好似听见了喊声，却转身匆匆躲开，趑进路旁绿叶浓密的洋槐树丛中。两个姑娘来到路口，眨眼已不见段保兴的影子。

“……”林素格和康大荣相互看看，心中十分纳闷。

林素格用自行车载着康大荣，驶上高低不平的运河大堤公路。

“素格姐，保兴哥明明听见咱们喊他，头也不回。当上大学生，连理也不愿理咱们了，真是的……”康大荣离开邱林镇村口好远，心里还觉得格外委屈。林素格笑道：“保兴他可不是那种人，也许他没听见咱们喊他吧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她心里也不由泛出一股酸溜溜的味道。

康大荣闷了片刻，又抬头道：“俺看邱恩哥，对人倒热情。素格姐，你对他咋那么不客气呀？”林素格不屑地说：“那家伙在学

校时就不行，学习不好不说，还整天五吹六拉。一看见个好看看点的姑娘，就像苍蝇见了血，死盯着和你黏糊。我们常背后叫他衙内，女同学们谁都不爱搭理他。”“我看他和俺哥他们几个，关系还真不错。”“他当然佩服你哥。你哥是大班长，学生头儿，运动场上的健将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三教九流都能拢到手下。我二舅家的段宝贵，心眼窄，胆子小，就服你哥的劲儿。我们班连段保兴那样的学习尖子，也对你哥唯命是从，说啥听啥呢。”

康大荣嘻嘻笑了：“那你呢？”“我什么？”“你是不是也对我哥唯啥是从，我哥说啥，你就听啥呢？”林素格发现入了圈套，笑骂道：“看你老老实实，坏心眼还真多。你要胡说，我可就不去你们家了。”康大荣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不胡说。你先到俺家去，我到坟上，和哥烧完纸就回家。”林素格说：“我也到坟上去。”康大荣不搭腔，吃吃一笑。林素格问：“你笑啥？”康大荣笑道：“咱们这里的风俗，两口子结了婚，才一块上坟。你现在就去上坟，我该叫你姐，还是叫你嫂呢？”林素格洁白的面庞刷地通红，一手握车把，一手去抓挠康大荣的胳膊窝，假作恼怒地说：“好哇，鬼丫头，叫你再胡说，叫你再胡说……”

“好姐姐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小心翻了车。”

“格格格格……”两个姑娘似乎忘掉段保兴不理她们的不快，原野里荡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2

邱林镇是个古老商镇，濒临冀、鲁交界的北运河，隶属清阳县管辖。这一带旧名清河，古时候也曾是个温柔富贵之乡，繁华锦绣之地。西汉时封清河郡，东汉时立为甘陵国，簪缨映日，冠盖如云，历代出过不少王公贵族。魏建安九年遇淇水入白沟以通

粮道，隋炀帝时开导为永济渠，赐名御河。漕运畅通，樯帆如织，清阳城为名郡望州首府，邱林镇亦成了客商云集的水陆码头。后来，河道淤塞，行船渐少。到清朝道光年间，漕运改做了海运，运河里除了短途小舟，再不见通南彻北的大船。清阳降为蓁尔小县，邱林镇也日趋衰落。更糟糕的是，清阳地处九河下梢，土地贫瘠，盐碱为害，连井水也苦涩难咽。民间传说，这里原是黄河故道，古时鲧爷治水，从天帝那里偷来息壤，造成鲧堤，被天帝在羽山处死。先民们思念鲧爷，泪水洒在鲧堤上，息壤变成咸土，生生不已，便成了这后来的盐碱地。还有人说，宋太祖赵匡胤没做皇帝时，在这一带行侠仗义。一次口渴难忍，向人讨茶水，一个二杆子，是个促狭鬼，竟给他一碗刷锅水喝。赵匡胤说：“这里的水好苦哇！”朝廷爷金口玉言，从此这一带甜水井就全变成苦水井。至今，县里还留有鲧堤遗迹和宋太祖讨水喝的茶坊店村。不论怎么说，数百年下来，邱林镇早已没有丝毫当年水陆码头的景象。镇民们同四周村民一样喝苦井水，一样种盐碱滩，一样住土墙泥顶的矮房。因为地势低洼，常患淤涝，房屋都要筑台而造，街道便一律挖成流水的土沟。房屋墙基常泛碱，用碱草隔上也不中用，故而当地人皆把墙脚称做“碱脚”。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这里仍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，田地种一葫芦收两瓢，农闲时有人就拿起呱嗒板儿，唱着莲花落，外出讨饭谋生。一般人家别说住上砖房，能在土墙外安上一层表砖，也要引得四邻八舍另眼相看，惊羨不已。

茫茫平原，一望无际；长长运河，水流似练。黄吓吓的秋庄稼早已收割归仓，运河两岸的灰黑色盐碱地，泛着一大片一大片白色硝霜。稀稀的蒿草枯萎憔悴，在西风中簌簌抖动。灿烂的秋日阳光下，原野愈发显得空旷、寂寥、贫瘠。

野外路边盐碱滩里，有一座半旧不新的孤坟。康伟光手拿一把铁锹，细心铲掉坟头的蒿草，又把坟地四周的坑坑洼洼填补平整。这是一个魁梧英俊的小伙子，破旧的蓝秋衣，裸露出一块块强健的肌肉，黑红脸膛棱线分明，炯炯双眼闪出刚毅自信的神采。他向邱林镇方向看看，不见妹妹买烧纸、供品回来，就采了一把野花，又用旧报纸条熟练地卷了几根旱烟“大炮”，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头前。

“爹，娘，儿子看你们来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他那黑黑的眼窝里，便情不自禁涌出晶莹的泪花。

隐约听到姑娘们的说笑声，康伟光抬起头，看到大堤公路上林素格和妹妹骑车驶来的身影，他那泪眼里顿时闪出欣喜的亮光。但随即又神色黯然，垂下眼睑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康大荣跳下自行车，把几枚金黄的月饼，供在父母的孤坟前，又取出一叠锡箔和折成方块的黄纸，点燃起一团蓝蓝的火苗。她跪在哥哥身边，一边拨火一边念叨：“爹，娘，拿钱来，拿衣裳来……”

康伟光祭奠完毕，才站起身，迎向候在路边的林素格。

“素格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伟光，咱们不是早就说好，中秋节前你到我家，和我妈说说咱们的事儿。怎么你……你给忘了？”姑娘本来窝了一肚子埋怨话，指望见面发泄一通，谁知一见心上人的面，怨恨便全飞个净光。不光语气温柔甜美，还先替对方找了个下台的借口。

“没忘，今儿清早我还和大荣说过呢。”康伟光的回答却平平静静，毫不含糊。

林素格亲热地嘲笑道：“那为什么，是不敢去吧？”

“不敢去？天王老子那里我也敢去！”

“你、你是不想去……”姑娘心里一震，没有勇气说下去。

康伟光喟然苦笑道：“怎么会不想去，做梦早去了无数次了！”

“那你……”林素格疑惑不解了。

“唉！”康伟光长叹一声，神色痛苦，“素格，你知道，自从我爹去世，我和妹妹相依为命。是妹妹她辍学务农，才供我勉强读完高中。我不是不敢去见你妈，更不是不想去你家求亲，我是不能去啊！就凭我现在这家道，别说拿不出自行车、缝纫机和成百成千的彩礼，就是给你买几件家常衣裳也买不起。双手抱空拳，我怎么有脸迈进你家家门呢？”

林素格几次想解释，都被康伟光用话挡住。

康大荣也为哥哥发愁，站在一旁，咬着嘴唇深思好久，才抬起头来，满面羞涩地说：“哥，彩礼多少，你别上愁，我来想办法。素格姐，不怕你笑话；村里换亲转亲的，也不是一家两家，谁家不靠打发闺女来给儿子说媳妇。这件事，我早就想过。谁家出彩礼多，俺就跟谁。前几天，有人给俺提你们邱林镇的邱赖狗，说他愿意出两千块……”林素格打断她的话：“那不是个人儿，泼皮无赖，三十多的老光棍，怎么能嫁他！”康大荣说：“不管是啥人家，不管他是好是赖，是瞎是傻，我都认了。只要挣来彩礼，你们俩的事儿能成，过得幸福，俺心里，就高兴……”说着说着，眼圈就红了，噙上泪水。

“大荣，你瞎说些啥呀。”康伟光瞪妹妹一眼，严厉责备道，“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，也不会让你这样做！”林素格感动地拉过大荣，深情地说：“伟光，大荣，你们别胡思乱想。我妈是有点见钱眼开，可我是那种认钱不认人的人吗？我早和我妈说通了，不图对方彩礼，不图对方家道，就图对方是个有出息的男子汉。伟光，你父亲解放前参军，又当过县农工部副部长，有不少战友、同事。你找他们帮帮忙，在外面找个工作。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凭你的才干和胆识，肯定会大有作为的。”康伟光摇摇头，愤

愤地说：“我早就试过，托人找工作，谈何容易。人一走，茶就凉，人一死，更凉如冰霜。他们有的哼哼哈哈，虚意应付；有的不凉不酸，不理你那个茬儿；还有的干脆说，从不认识我爹这个人！”康大荣道：“不是听说还有个姓熊的农工部长，和咱爹过去交情不错，现在在地区行署当副专员吗？”康伟光丧气地说：“人家是大官，咱从小没见过一面，怎么敢去乱找。”林素格笑道：“专员算个啥，你不是天王老子也敢去见吗？”康伟光愣了愣神儿，恍然笑了，指着林素格说：“哈哈，你呀，专门抓人的话尾巴，我算说不过你。”

康大荣趁热打铁，劝道：“哥，你就别嘴和心打别，再推三拖四了，快拿点礼物，到素格姐家走走吧。啊，对了，保兴哥从学校回来过节了，你们也抽空儿去看看他吧。”

“保兴回来了？”康伟光高兴地扬起浓眉。

再说段保兴在邱林镇村口，听到两个姑娘呼喊，不但不应声，反而匆匆避进洋槐树丛中。事后问起，他竟一无所知，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。其实这事也难怪他，当时他的心思，正不知抛在什么地方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晕晕乎乎，脚下如踩云一般，几乎是凭着一种生物本能，转悠着回了邱林镇北三里的段家庄。一路风景，熟人问候，全然不曾留下半点记忆。

在村东边的两间土坯小屋，段保兴的爷爷段立业，正坐在泥灶前烧火做饭。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，身材高瘦，面孔清癯，打满补丁的中式土布衣裤整洁合体，银白胡须一丝不乱。尽管生活的劳累压弯他的脊梁，岁月风霜为他刻下满脸皱纹，依然掩盖不住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强干精明之气。老人揭开锅盖，搅动锅中的棒面糊糊，忽听屋门吱呀一声响。他抬头张望，隔着白蒙蒙热气，看见一个高瘦身影站在门口。“兴子？”段立业惊疑地喃喃着，揉

揉昏花老眼细看，果然是孙子段保兴站在面前。

“爷、爷爷……”段保兴怯怯地叫道。

“兴子，真的是俺兴子回来啦！快、快过来，让爷爷看看你瘦了没有。学校伙食好不好，功课重不重啊？先生、学生们，都处得挺好吧？”段立业拉过孙子，高兴地问这问那，“兴子，自从你考上大学，爷爷我出气也壮了，就像年轻了几十岁。要不是路远，我真想到学校去看看呢。过个八月十五，你还跑回来干啥？”

段保兴吞吞吐吐：“我、我想回来，看……看看爷爷。”

段立业满意地笑了：“嘿嘿，我就知道你是想看看爷爷。二十二三了，还像个没长大的娃娃。爷爷我能吃能做，还有伟光、邱恩和保贵他们几个，常来帮我掂轻拿重。好好念书就是了，家里不用你惦记。这么远颠回来，肚子饿了吧？待会儿就吃饭——唉呀，不中，大过节，说啥也不能让俺孙子光喝粗棒子面糊糊。兴子，你等着，爷爷去你二拴叔家借几个鸡蛋，给你拌疙瘩汤。”

说罢，段立业拎起了粗瓷碗。段保兴阻拦道：“爷爷，别忙活了，我不饿。”“啥不饿，就会说犟话——”段立业一边说，一边朝屋外走。他突然看见放在屋门口的行李和脸盆网兜，昏花老眼立刻瞪大了。“回来看一看，怎么还、还、还……”

段保兴张张嘴巴，却无言以对。

段立业被一种不祥的预感击中，大手颤抖着，“啪嚓”一声，粗瓷碗掉在屋门槛上，摔成几片。

段保兴下意识地拿起屋门旁一把笤帚，要打扫碎瓷片。爷爷一把把笤帚夺了去，焦急地说：“这不用你管。你给我说，你为啥回来的？”

“我、我、我……”段保兴面孔煞白，舌头像被掐了半截。

“你别吞吞吐吐，连个囫囵屁也放不出来。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咋回事？”段立业指着门口行李，逼视着孙子，问道：“是不

是犯错误，办坏事，被学校开除了？”段保兴躲闪着爷爷的目光：“没……没有。”“真的没有？”爷爷却不相信。段保兴说：“真的没有。爷爷，您还不了解我，我能办啥坏事，犯啥错误。”

段立业松了口气，说：“这倒也是。”他坐到炕沿上，拿起一把铜水烟斗，按上玉米缨子做成的烟丝，要点燃又停下来。“那你怎么能背铺盖回来，是身体有病，还是跟谁闹意见？”

段保兴摇摇头：“都、都不是。”

“那到底为啥？”爷爷追问。

段保兴嗷嗷道：“我、我就是刚出远门上学，一时不习惯，不适应。想、想回来看看您，在家待几天。”“看个啥，不看我也死不了！”爷爷火了，把铜水烟斗“啪”地拍在炕上，呼地站起来，厉声斥责道：“你二十多了，上学是杀你还是宰你哩，咋就不习惯，不适应！想当年，我到天津卫皮毛货栈当小伙计，每天做二三十口人的饭菜，还要给掌柜的端尿盆，提夜壶。那时我才十三四岁呀，比锅台刚高一点点，我也没觉得不习惯，不适应。前些年，爷爷戴着工商地主的帽子，拖累下代不能考学升学。这两年摘了帽子，我省吃俭用，卖血换钱，供你复习高中；考上大学，就指望你出人头地，给咱老段家争光哩。谁知你这么不争气，没上几天就跑回来。你这不是回来看我，你是想把我气死呢！啥也甭说了，今天就给我赶回学校去，好好读书，比啥都强！”

“爷爷，您就让我再待两天吧，我现在还不想回学校。”段保兴神情痛楚地央求道。“啥？”段立业问。段保兴说：“我不想回学校。”“啪！”段立业抡开胳膊，狠狠扇了孙子一个耳光，暴怒地吼道：“不想上学，就给我跳运河去死。你今天不回学校去，就永远别登我的家门！”

段立业把孙子推出屋，把行李、脸盆扔到院里，“哐当”从里边关上屋门。

和段保兴家土屋相邻的，是一处稍微宽敞的农家院落。时过不久，段保贵从农院里出来喂猪，来到门口猪圈旁，却见圈内空空如也。他立时惊呆了，手中的猪食桶“啪嚓”掉落在地，黏糊糊的猪食在地上流了一摊。“立、立、立业爷，我、我、我们家的猪，跑到你、你、你们院没有？”段保贵焦急不堪，隔着院墙结结巴巴高声问道。“没有啊！”段立业忍着心事，隔窗看看空荡荡的土院，大声回答。院中段保兴神情木然，无心出门搭腔。

“啰啰，啰啰啰……”段保贵四处寻找，不见猪的踪影，这位粗壮憨厚的小伙子，黑团团的面孔不由得淌下泪水来。

3

邱林镇村南，一座长株石榴树的农家小院，就是素格姑娘家。

林素格的妈段香妮，四十四五岁，脸面白嫩，身段丰满，长相打扮都还年轻，是个风韵犹存远近有名的风流媒婆。这天，她正坐在堂屋床上，就着窗户亮光缝补衣服，一双汗毛浓重的大手，猛然从背后抱住她。段香妮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是个身穿中山装、满脸胡茬、年近五十的汉子。她扑哧笑了，说：“哎哟，吓死我了，原来是你呀！”

来人叫邱长泰，是邱林镇乡的副乡长、乡皮毛厂厂长。他坐到床边，一把抓住段香妮的手，鼻子、嘴巴就往她脸上凑，嘻嘻笑道：“相好的，人们都叫你十里香，今儿个让我好好闻闻，到底香不香。”段香妮笑着躲闪：“又喝酒了吧，大天白日，让人看见，像啥话啊，还共产党员、乡镇大干部呢。”邱长泰笑道：“共产党员也是人，乡镇干部才会联系群众呢。”

房门吱呀一响，两个人慌忙弹簧一般跳开。

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拎着一包廉价点心走进门来。

邱长泰的神情立时有些不大自在。段香妮却坦然叫声“二哥”，不慌不忙地介绍道：“这是段家庄我娘家二哥，段二拴；这是咱们邱林镇乡政府头头老邱……”“邱乡长，见过，见过。”段二拴慌忙赔笑点头。邱长泰干咳一声，拿出一副干部派头：“我来找段香妮同志，谈一点工作。”说过又觉不妥，补充道：“我儿子邱恩和她女儿素格同学，顺便找找儿子，看在不在这儿。”段二拴忙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家宝贵，也和他们一个班。”

段香妮接过段二拴手中的点心包，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：“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二哥咋有了闲工夫走亲，还舍得花钱买这样厚礼。”她端详端详点心包上的油光红纸标签，“这还是前年过年，我让素格给你掂去的那一斤点心吧，硬得还能吃啊。”段二拴嘿嘿憨笑了，说：“庄稼主儿，谁舍得吃这贵重玩意儿。”段香妮问：“二哥成年忙着下地干活，无事从不登妹妹家门，今儿个你是……”段二拴说：“香妮啊，你成天给这家说媒，给那家拉线，也得给咱家宝贵操操心。你侄子长得黑，说话又结巴，我还真上愁哩。”段香妮笑道：“有多大神灵，就有多大庙宇，有啥样的金童，就有啥样的玉女来配。二哥，你愁啥哩。我们家素格常说，我说媒拉线，这边哄哄，那边骗骗，让人笑话哩。可谁不知道，天上无云不下雨，地上无媒不成婚。说媒时三家好，成婚后两家亲。我这也是维护农村安定团结，为人民服务，搞精神文明建设呢。邱乡长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对。”邱长泰连连点头。

“宝贵的婚事，当姑的还能不管，白日黑夜都结记着呢，就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儿。今年春上，咱们本家立业叔也给我露过这个意思，让给他孙子保兴操点心。我倒真给他看中一个闺女，就住在我东邻家。后来保兴考上大学，我也就没敢再提。哎，快瞧，就是那个闺女！”

段香妮隔着窗户，指给段二拴看。

窗外东邻，一个姑娘正扛着一麻袋粮食出门。她的脚稍有些跛，但不明显，俊俏红润的圆圆脸庞，沁出一层亮晶晶汗水。

“这闺女可能干啦，比个小伙儿还强，就是右脚有点不得劲儿……”

段二拴急切地问：“一点也看不出来呀，她家里都有谁？人气咋样？要彩礼多不？”段香妮笑道：“二哥，心急吃不上热豆腐，听我慢慢给你说嘛……”

邱长泰看一时半时等不到好果子吃，神情便有些快快的，说道：“你们兄妹慢慢拉，我还有工作，到厂里看看。”“啊，啊。”段二拴赶忙起身，憨笑着点头。段香妮把邱长泰送到院外石榴树下，邱长泰低声说：“大过节的，憋得难受，今儿个夜里，你一定要给我留着门。”“去你的！”段香妮笑骂道，欲用指头戳点邱长泰额头，胳膊刚举起，却僵在半空。

矮矮院墙外，康伟光和林素格又说又笑，并肩走了过来。

“二舅，您来了，咋不让保贵一块来玩儿。”林素格进屋，亲热地给段二拴斟杯茶水。段二拴双手捧着茶杯，坐在床边，说：“他下地干活，割草喂猪，垫圈积肥，哪儿有闲工夫啊。”

“伟光，咱屋里也没外人，你别怕大婶说话难听。”段香妮像模像样地点燃支香烟，和康伟光对坐在八仙桌两边，一本正经地说。“你和素格自小同学，常来常往，大婶从没说过啥，小孩子家嘛。如今毕了业，都成大男大女了，就别有事没事往一块乱凑。咱们都是正经人家，别让街坊邻家背后戳脊梁骨笑话。”林素格着急地叫道：“妈……”康伟光挺起腰板，尽力平静地说：“大婶，您的话我明白。今天我来，就是要说说我和素格的事儿。”“好，还是俺伟光痛快！”段香妮领导干部似的，把手向下按按，示意康伟